

『沙漠教父的靈性培育對現今教會的意義』

許子韻 MDiv3

(一) 引言

相信沒有基督徒沒有聽過「靈性」一詞:我們會說一個人「靈性好」、「屬靈」等,這些都不是陌生話題,甚至這是每一個信徒都應該追求的東西。因此在教會裏「靈性培育」是一項重要的課題,在當中我們學會靈修、祈禱、崇拜...等等,沒有一間教會不對這個項目認真處理。

在歷史中,有很多靈性培育的典模,其中一個比較特別的是沙漠式的靈性培育。基督教早期沙漠教父留下很多屬靈的遺產,可惜因為歷史的因素,使更正教慢慢忽略了這些遺產,或被現代/後現代的洪流衝擊之下變得邊緣化。其實沙漠傳統對現今的教會有很多的適切性,實在值得我們重新評估、去蕪存菁,然後再把它重新放置於教會內,使信徒承繼這份美好的遺產。

本文希望透過沙漠教父的生活,及與其門徒的交往與對話,去看看當時的基督徒怎樣做靈性培育,再而探討香港的更正教會又可以怎樣以此作為參考及應用。

(二) 文獻調查

筆者所搜集的資料,共可分為兩部份:分別是沙漠教父所說的話及其他學者對沙漠教父的研究。

1. 沙漠教父所說的話

沙漠教父自己沒有親自著書,所以他們所說的話都是「二手資料」。而事實上,他們的語錄是在主後大約第五世紀時才編輯下來,而有很多的說話卻是在第三世紀時說的,所以由沙漠教父說話到他們的說話被記錄下來,有一段相當長時間的距離,因此有很多不同語錄版本流傳著。

而所記載的說話,是真正的「語錄」,即沒有當時的處境、社會、政治等「背景」作為參考,所以除了這些「語錄」外,我們對於大部份沙漠教父的生活情況及生平,都要從另外一些資料獲得。

另一個困難（或可說是特色）是我們所得的沙漠教父的說話其實不多，一來因為沙漠教父說話根本不多，二來他們的學生也會學習老師的教導，即也是說話不多，所以可以流傳下來的語錄委實很少。

而另一個偏差是，我們往往會說「沙漠教父」，我們很少聽過「沙漠教母」。的確，在那時的環境下，父權當道，到沙漠退隱的實在是男多於女，而論地位也是男的較為佔上風。幸而，也有少部份的「沙漠教母」的說話被記錄下來，她們所顯示的氣質與男性完全不同，反映沙漠文化的多元化。

2. 其他學者對沙漠教父的研究

研究早期沙漠傳統的資料比較多，第一類是研究他們的生活方式，例如體力勞動的生活、祈禱習慣、與其他教父的相交等，這些資料其實都可以在他們的對話中略知一二，然而也有一些有系統的文獻記載。而這些客觀的記載又與以下第二類資料有關。

第二類的研究是研究他們的屬靈果子：例如忍耐、禁慾、關懷他人、服從、謙卑、成聖等。這些果子對於我們現代的信徒來說都是一些熟悉的項目，但當中的操練過程可能是我們現今社會所陌生的，甚至是過了火的，然而可能當中我們也能有所學習及得益的。

(三) 沙漠教父的生活

1. 「沙漠」意象始於舊約，「父親」意象取於新約

沙漠教父的生活「文化」不是主後的特色，而是一個舊約的意象。新約之前，沙漠已被認為是與神相遇的地方。耶和華在沙漠曠野之地建立以色列「耶和華遇見他在曠野荒涼野獸吼叫之地，就環繞他，看顧他，保護他，如同保護眼中的瞳人。」(申三十二 10)可見沙漠是一處既充滿危險、但又能遇見神、並得神保護的地方。

神又在沙漠中揭示自己的名字，「耶和華的使者從荆棘裏火燄中向摩西顯現。摩西觀看，不料，荆棘被火燒凜，卻沒有燒燬。」(出三 2)從這段經文可以看到，在沙漠中所經歷到神是與城市中所經歷到的不一樣，神會在一處特別的地方揭示祂特別的一面，又或者說，人在一個獨特的場景下，會更開放自己去接受神向人的啓示。

在聖經中所記載，未來的復興也是在沙漠中出現(賽三十五 1、6；何二 14)，所以沙漠是一個神所應許會得豐盛之地，縱然很多人認為沙漠是貧窮的，但對於神的子民來說是富足的，因為有神與人同在。¹

基於以上所列的經文，可以看到基督徒對於獨處在沙漠中尋找神這個意象必定很熟悉。無怪在歷史中，當人要更深地經歷神時，就會回到這個意象中去尋找神、等候神。

¹ Kenneth Leech, *Soul Friend*, (Pennsylvania: Morehouse Publishing, 2001), 135.

而「父親」的意象來自新約。「你們學基督的，師傅雖有一萬，為父的卻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穌裏用福音生了你們。所以我求你們效法我。」(林前四 15-16)的確，父親的形象比老師更深刻、更多愛，而所付出的更加全面。尋求成聖的人在沙漠中會尋找屬靈的父母的引導，他會與屬靈的父母（Abba 屬靈父親，或 Amma 屬靈母親）建立個人關係並聽從他/她的指引。²讓我們現在概觀一下他們退到沙漠的原因。

2. 退到沙漠的原因

a. 政治及社會原因

基督教最初的三個世紀，基督徒經歷了很多逼迫，道德水平亦很高；但到了主後 313 年，君士坦丁皇帝下令停止對基督教的逼害後，基督教變成了國教，基督教不再受到逼迫，大量人民歸信基督。³

對於一些基督徒來說可能是一件好事，因為不再活在惶恐中，但這又會產生另外一些問題，因為生活開始富裕及放鬆，因此為主捨己的情操慢慢消失，而教會的道德生活也漸漸變差。比較嚴謹的基督徒不滿意這種生活，所以他們退到沙漠去尋找神及成聖。他們離開城市到曠野過隱修生活，這個情況在第四世紀最為活躍。⁴

b. 宗教原因

因為生活的穩定，信徒不再受逼迫，這可是一個重大的轉變。我們要記著，基督徒一直以來都是過著受逼迫的生活，他們為主作見證的方法是「殉道」，因為當他們不再需要殉道時，信仰生活變得虛假，靈性走下坡。他們會再問究竟「為主捨己」的意思。⁵

因此俄利根首先提出基督徒不一定要將肉身的生命為主而捨，可以以苦修的方式將生命獻上。這是另一種方式的「殉道」，以往受逼迫的生活—「紅色殉道」，今變為退到沙漠過刻苦的生活—「白色殉道」。兩種「殉道」都含有捨己的精神，前者捨去自己的肉身生命，而後者是捨去物質及私慾。

這種的思維方式也受著當時的意識形態所影響。當時的生活富庶，各項私慾、享樂主義漸漸抬頭。第三四世紀的人認為人的慾念會影響理性思維，所以在沙漠中沒有慾念的情況下，人會更加思想清晰。因此，退到沙漠的人是一種反文化的抗議。⁶

² F. Gregory Rogers, "Spiritual Direction in the Orthodox Christian Tradition," in *Spiritual Direction and the Care of Souls*, edited by Gary W. Moon and David G. Benner, (Illinois: Intersity Press, 2004), 35.

³ 郭鴻標，《歷代靈修傳統巡禮》，(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2001)，頁 19。

⁴ F. Gregory Rogers, "Spiritual Direction in the Orthodox Christian Tradition," in *Spiritual Direction and the Care of Souls*, edited by Gary W. Moon and David G. Benner, (Illinois: Intersity Press, 2004), 34.

⁵ Charles J. Healey, *Christian Spiritualit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eritage*, (New York: Society of Jesus of New England, 1998), 28.

⁶ Charles J. Healey, *Christian Spiritualit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eritage*, (New York: Society of Jesus of New England, 1998), 28.

這種生活方式是一種個人的選擇，而非集體的行動。這不是一個制度，更不是與國家或對著幹的運動，而是個別的選擇。因此他們都是個別地進入沙漠、個別地生活、完成後又個別地離開沙漠，彼此的互動很少（但肯定有），卻又互相守望。

3. 每天作息循環

a. 飲食及禁食

人在沙漠生活，最先學到的功課就是我們對物質的追求，除去對有形的安全感的追求，使人享受道德上和感官上的自由。這些功課是在沙漠之外無法學到的。⁷ 其中一種物慾要除去的就是飲食。沙漠教父經常禁食。禁食的意思是完全不吃任何東西及任何飲料，但有時候沙漠教父會飲少量的水。日用的糧食是以麵包及農田的出產為主。我們可能覺得有麵包吃是不錯，但他們當時的麵包非常硬，而且沒有現在的多樣化，因此他們吃麵包是一種刻苦的表現。

沙漠教父會恆常地有禁食，至於頻率因人而異，可能是每日吃一餐，有的隔日吃，有的每餐只吃半份等等，情況因個人領受或老師（即教父）的指導而有所不同。而普遍來說就算在不禁食的時間裏都會盡量少吃，這是因為他們認為「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而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因此不著重飲食，而是著重神的話。

所以食物只是用來保持生命的一種工具，而並非如現今般，食物是用來滿足食慾，因此他們的食物比較平淡，不花巧，甚至淡而無味，這也是他們的用意，就是少滿足身體的享受，多關心自己的靈性需要。

一日，兩位弟兄同往探望一位老者。老者並非每天進食，當他看見弟兄們，他便喜樂，說：「禁食帶來獎賞；但若為慈惠，吃可達致兩項原則：人放下自己的意念，並且他也遵行了慈惠的誡命。」他便為弟兄們安排小食。⁸

b. 禱告

禁食往往與禱告連繫，沙漠教父在禁食期間並非甚麼也不做，而是會禱告。他們會定時禱告，有時也會不眠不休地禁食禱告。他們相信在沙漠中，人的靈性會對神的話語醒覺。⁹ 他們會引用帖前五 17：「不住的禱告。」及詩七十四 16：「白晝屬你，黑夜也屬你。」這兩段經文去支持他們的做法。沙漠中的禱告是默禱、簡單與短但頻密，有時是一整天重複誦讀及默想短的經文。¹⁰

⁷ 侯士庭，《靈修神學發展史》，趙鄭簡卿譯（台北：中福，1995），頁 27。

⁸ 沃蒂，《生命的智慧：與沙漠教父相遇》，周偉信譯，（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1997），頁 78。

⁹ Urban Tigner Holms, *A History of Christian Spirituality*, (New York: The Seabury Press, 1980), 29.

¹⁰ Kenneth Leech, *Soul Friend*, (Pennsylvania: Morehouse Publishing, 2001), 136.

禱告的目的是與神相遇及認罪悔過，材料出自聖經及傳統。他們熟讀聖經，往往都能用經文作為禱告的內容，例如詩篇及共觀福音。

Epiphanius said, 'Reading the Scriptures is a great safeguard against sin.'¹¹

An old man used to say: 'Constant prayer soon cures the mind.'¹²

除了經文以外，他們也會有一種禱告的傳統，就是用「耶穌禱文」。這是我們新教很少用到的方式。「耶穌禱文」主要由三句組成：「主耶穌基督，神的兒子，求祢可憐我這個罪人。」就是這麼簡單，歷史的信徒都受惠於這「耶穌禱文」，雖然簡單，但當中又包含著很豐富的神學基礎。

他們禱告時會不斷反覆誦唸這些禱文（不論是耶穌禱文或經文），相信這種「不住的禱告」能使神的話語進入人心的深處去扎根。這種禱告方式又不局限於特定的時間及地點，所以他們可以一面打掃、一面禱告。

這種禱告並不複雜，而是強調反覆去默想、誦唸、揣摩禱文或經文，他們所要求的禱告並非要包含廣闊的項目，而是要求進深。但在沙漠中不斷的禱告其實不易，惟有靠著神所賜下的信心才能作成。在這個情況下，逼使人去看自己內心的污穢。¹³

c. 默觀與安靜

默觀就要求一種平靜的心境，心無雜念。這是一種很難達到的境界，因為人或多或少總會在思考，而要求停止這種思考，實在很困難。默觀的操練是一種活在「此時此刻此地」的生活，人太容易會思考著未來計劃，又或是回顧著過去，彷彿「現在」只是未來與過去之間的過度期，而默觀就是要我們返回「現在」，而耶穌也教導我們不要為明天而憂慮，要活在當下。

傳統上默觀有三個階段：第一個是煉路(purgation)，這一階段的人會感到平靜、安舒；第二個階段是明路(illumination)，這時人會感到有神的亮光，神開啓了人的心思意念；最後一個階段是合路(union)，即人與神完全的融為一體，是一種完全親密、被動的感覺。沙漠教父經常操練默觀，就是希望達到完全與神親密的關係。¹⁴

沙漠教父經常強調要坐在自己的內室中安靜，面表上這是把自己關在一間房間的意思，但更是心靈上要自己退出煩擾的生活，這個內室也可解作自己裏面的意思。這不是自己主動去抓住一些東西，而是安靜、被動的從俗世的社會中退下來。¹⁵

¹¹ Anthony, *The Sayings of the Desert Fathers*, (London: Mowbray, 1975), 58.

¹² Owen Chadwick, *Western Asceticism*,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58), 143.

¹³ Kenneth Leech, *Soul Friend*, (Pennsylvania: Morehouse Publishing, 2001), 135.

¹⁴ Carlo Carretto, *The Desert and Beyond*, (New York: Orbis Books, 1972), 72-82; also Alan Jones, *Soul Making: The Desert Way of Spiritualit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cation, 1989), 170-181.

¹⁵ Gregory Meyers, *Listen to the Desert: Secrets of Spiritual Maturity from the Desert Fathers and Mothers*, (Kent: Burns & Oates, 1996), 22.

Abba Evagrius said: 'Cut out of your heart the desire many things, and so prevent the mind being disturbed, and the quiet wasted.'¹⁶

4. 生活的供應

一位重要人物帶著很多黃金從海外到撒狄斯，他問教士可否把部分給予弟兄們，教士說：「他們都不需要這些。」但因那人極堅持，他便把一藍子黃金放在教會大門前，教士說：「讓有需要的人可取一些。」但無人到來，甚至並沒有發現它，於是教士對訪客說：「神已看到你的善心，去，把它給予貧窮人吧！」那人帶著極大的啓示離去。¹⁷

Abba Hyperichius said: 'Freely to accept poverty is the monk's treasury. Therefore, my brother, lay up treasure in heaven, where there will be endless time for rest.'¹⁸

a. 靠門徒的供應及預備

當我們想起他們住在沙漠，一定會用我們現在的角度去猜，猜他們一定非常偏僻，事實上並非如此，當時社會並非如現在般人口稠密，當時一條村子以外的地方可能就是沙漠，因此沙漠並非困難重重、遙不可及，因此進出沙漠不是我們想像中困難。

在這個背景下，我們可以理解到，一些住在村內的門徒（或稱學生、屬靈兒女等）可以替老師（或稱沙漠教父）補給食物，不過頻率並不高，一個例子是一個門徒每半年會帶一些麵包給老師，一帶就是半年的麵包。我們會覺得驚訝，不過事實上沙漠教父吃得不多（他們經常禁食），而且那些麵包很乾很硬，加上天氣乾燥，麵包的確可以存放很久。

b. 靠自己的勞力：耕種及織藤籃

除了靠別人的供應外，也會用自己的勞力去得到食物。他們認為體力勞動對身心都有益處。他們作工的時候，並不只顧著勞動，而是心靈也一樣在勞動——即禱告及默觀。的確，體力勞動的工作不需要太多的腦筋活動，因此操練者可以一面工作，一面與神親近。這就像現代的 Brother Lawrence 所說，可以在日常生活之中體驗神的同在，例如一面煮飯，一面默觀，日常的工作並不會阻礙人去親近神。¹⁹

自給自足的生活包括耕種及織藤籃，耕種的植物可以是菜或豆類，會自己吃、也會拿出市場賣。而藤籃所賣得的錢都可以用來供自己所需。我們可能會覺得，他們所賺的錢怎可能夠他們平常所需用呢？值得一提的是，他們所賺的錢甚至有餘給予一些窮人。這並不是說他們所賺的錢很多，而是他們所

¹⁶ Owen Chadwick, *Western Asceticism*,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58), 42.

¹⁷ 沃蒂，《生命的智慧：與沙漠教父相遇》，周偉信譯，（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1997），頁 66。

¹⁸ Owen Chadwick, *Western Asceticism*,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58), 80.

¹⁹ Carlo Carretto, *The Desert and Beyond*, (New York: Orbis Books, 1972), 421-5.

花的錢實在是少。他們認為，生活不需富有，貧窮可以更體驗神的供應與恩典，並且對信心的操練也有好處。另一方面，他們認為對肉身的操練可以有助於靈性的操練。

5. 與對外世界的關係

a. 既遠

他們居於沙漠，是特意地遠離人群，要在曠野中與神親近。雖然剛才所說，他們所居住的地方可能並不是我們所想像中那麼遠，他們的門徒甚至可以供應他們日常所需，而他們又可以把勞力所得的去換取日常所需用的，但這裏所說的遠並不單指地理環境上的遠，更是心靈上的遠。

一位弟兄問一位老者：「你會否容我留下兩塊錢，以備患病時所需？」老者回答說：「多留著比身體所需的並非好事。如你留著這兩塊錢，你的指望就在乎它們，當不幸來到時，神就不再照顧你了。」讓我們全然投進神的懷抱，因祂照顧我們。²⁰

以他們的角度來看，城市的生活委實有很多誘惑，例如享樂、物質、權力等，都足以叫人離開神，既然如此，要再與神親近的方法就是要遠離這些誘惑。不是說沙漠沒有誘惑，事實上，稍後筆者會討論在沙漠所會遇到的試探，但總的來說，沙漠的誘惑相對地比較少，形式也不同，而在沙漠中的生活所產生對神的信心也會較城市的為多，因此，沙漠教父會捨難取易，先在沙漠中遠離一切城市的誘惑，在一個相對來說比較容易操練靈性的地方去親近神，之後才返回城市生活。在眾多的沙漠教父當中，的確有些從沙漠退修完回到城市時，會給人一種全新的感覺，而有一些則認為自己還未能修練到，所以一生都會在沙漠之中度過。

b. 且近

剛才所說他們所居之地並非真的很遠，而是他們把自己從一個地理環境上分別為聖出來，過一個聖潔的生活。你說他們在心理上完全遠離人群嗎？事實上又不然。對沙漠教父所說，他們遠離人群的目的，不單是要親近神，而且還要親近人。讀者可能會覺得這是十分矛盾，在沙漠獨居又怎樣與人相近呢？這是一個吊詭：除非先有寧靜的操練，否則不知如何與人溝通；人除非有獨處的經歷，否則不懂享受群體生活。²¹

這關乎沙漠教父怎樣看獨處，他們認為一個人若不懂得與自己獨處，就不懂得與人相處；如果一個人獨處時感到不自然、不習慣，那麼他在與人相處時就一定不會不自然；不能與自己相交的人是不能與人相交到的。這些理論確實充滿了屬靈的智慧，在沙漠教父的眼中，若未經過獨處的操練，任憑你與別人相處，都是徒然的，因為都是不真實的，或只是表面的相交，是沒有內涵的相處。

²⁰ 沃蒂，《生命的智慧：與沙漠教父相遇》，周偉信譯，(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1997)，頁 67。

²¹ 侯士庭，《靈修神學發展史》，趙鄭簡卿譯(台北：中福，1995)，頁 27。

因此他們除了為著自己與神的關係而獨自退隱沙漠之外，他們也會為著更好的服侍他人而退隱。我們從很多沙漠教父的門徒所記錄的話，就可以看到，很多人受教於沙漠教父，而得益的人非常之多，而教父自己也會做很多服侍他人的工作。從教父深邃的靈性中，我們發現他們對人性及人心的洞察力，這些領受並不是一般居住在城市的人可以容易得到的。

所以他們雖然住得遠，但他們自己卻非常有人性，更能活出神原本給予人的人性。曾經有一位沙漠教父居於山洞中，不與人來往，他的門徒只是定期從洞口中拿一些食物給他吃，如是者經過多年在洞中的禁食及禱告，後來這位教父出洞，別人期望他變得很虛弱，但出奇地，他容光煥發，出洞後回到城市，給予城裏的人很大的靈性幫助。

(四) 沙漠教父師生的關係

1. 一對一的培育

我們不難發現沙漠教父的生活很簡樸、寧靜。我們不會看見一群沙漠教父聚集，而事實上，群居的教父要到中世紀時的修道院制度才漸流行，在這個時期之前的教父都是獨自居住，而且各自都住得很遠。

但他們並非不認識的，他們會互相有交往，並會互相討教。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他們就會知道誰比較有資歷，及誰比較能給予別人牧養。因此若有沙漠教父(或是門徒)有靈性的問題、不明白聖經的地方，就會請教他們。

通常跟隨者會主動要求父母賜下一個字作指導，這個字通常都對這位兒女有亮光，並且只適用於他/她，這個過程只有一問一答，而不是對話，也不是辯論，內容上所涉及的主題多是品德的培養、私慾的控制與禱告的生活。²²

沙漠父母所說的，都是回答一些人的問題或需要，問的和答的都很平淡。²³ 父母所提供的答案，兒女往往都要一段時間反覆思想，這段思想時間可以長達數年之久，直至想得通透，又能實行出來時，才回到沙漠教父處，再請教他。

要在沙漠中有成長，靈性上一定要有紀律，這惟有靠屬靈長者的引導，引導的方法不是有系統的授課，而是為生命的問題提供答案。²⁴ 與現今教會相反的地方，我們不會見到教父「開班授課」，而是會「一對一」的方式去培育。「一對一」的意思即一位老師對一位學生，這種方式與「一對很多」甚至「一對幾」都非常不同。「一對一」的教育其實有兩項的假設，首先，它肯定了深入關心的重要性，現今的香港教育都強調少班教授的好處，因為可以更敏感於學生的需要，這個需要不單是知識上的需要，事實上教父所關心的是一個「全人」，而非只是學生懂得多少知識，而大班的教育只是在知識的傳遞上很有效率，卻在心靈關顧上非常缺乏。

²² F. Gregory Rogers, "Spiritual Direction in the Orthodox Christian Tradition," in *Spiritual Direction and the Care of Souls*, edited by Gary W. Moon and David G. Benner, (Illinois: Intervarsity Press, 2004), 35.

²³ Charles J. Healey, *Christian Spiritualit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eritage*, (New York: Society of Jesus of New England, 1998), 35.

²⁴ Kenneth Leech, *Soul Friend*, (Pennsylvania: Morehouse Publishing, 2001), 136.

而第二項的假設是每個人所需要學習的東西都不同，這不單指每個人的步伐不一，而更是基本的課程設計都不一，這是一個「因材施教」的課程。再看我們現在教會中的主日學及門訓課程，都著重有一個既定的「課程」，而且是一群人一起上課，假設了大家的進度與所需要的都會一致。但沙漠教父的「課程」卻是因人為本，每個人所需的課程都會不同。以下的對話，我們可以看到對於同一個問題，不同的人卻得不一樣的答案。

一位老者被問及：「何謂謙遜？」他回答說：「是當你的弟兄得罪了你，而你卻在他來向你道歉前已寬恕了他。」²⁵ 一位弟兄問一位老者，說：「何謂謙遜？」老者答：「善待惡待你的人。」弟兄說：「你若不能達至此境界時如何？」老者說：「你就必須離去，且選擇靜默。」²⁶ 有人問老者：「甚麼是謙卑？」他回答說：「謙卑是一種偉大而神聖的功課。通往謙卑之路需要經過肉身的勞苦，並看自己是罪人，且比不上所有人。」²⁷

‘What shall I do to be saved?’ ‘Go reduce your appetite and your manual work, dwell without care in your cell and you will be saved.’²⁸

‘Give me a word. How can I be saved?’ ‘Sit in your cell, and if you are hungry, eat, if you are thirsty, drink: only do not speak evil of anyone, and your will be saved.’²⁹

這對於作為導師的教父(甚至可推至現今社會的老師)來說，是一項挑戰。老師要敏於同學的靈性需要，而就著同學的氣質與強弱處而作出「課程設計」。

這項「因材施教」到了教父的手中，實在推到極點，同一位教父去教兩位不同的學生，甚至可以有兩種完全相反的教導。例如學生問老師怎樣才能得救，老師對一位同學說要過刻苦的生活，而對另一位卻說不要太刻苦。這種折然不同的教導對於今天來說是匪夷所思，不過若我們看看這位教父說話背後的目的，就會知道第一位學生的問題在於太放縱私慾，令他遠離了神，而第二位的學生的問題是他太過刻苦，以致本末倒置，把刻苦的生活置於神之上。有趣的是，有時老師甚至以「沉默」來作「教導」。

對於一些學者來說，這種個別的教導才是真正的教導，一大群人的教導只是訓練，即要每個學生學到同一種的習作，如果學生只能動作上跟隨老師去做，而沒有反省的話，更有一個危機，就是變成心理學上所說的條件反射作用‘conditioning’，即只是鸚鵡學舌。³⁰

2. 長期的培育(以年去計算)

²⁵ 沃蒂，《生命的智慧：與沙漠教父相遇》，周偉信譯，(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1997)，頁 85。

²⁶ 沃蒂，《生命的智慧：與沙漠教父相遇》，周偉信譯，(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1997)，頁 85。

²⁷ 沃蒂，《生命的智慧：與沙漠教父相遇》，周偉信譯，(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1997)，頁 89。

²⁸ Anthony, *The Sayings of the Desert Fathers*, (London: Mowbray, 1975), 44.

²⁹ Anthony, *The Sayings of the Desert Fathers*, (London: Mowbray, 1975), 104.

³⁰ Gregory Mayers, *Listen to the Desert: Secrets of Spiritual Maturity from the Desert Fathers and Mothers*, (Kent: Burns & Oates, 1996), 86-7.

這類的師生對話其實很短，通常一問一答就完成了整個對話。我們不要忘記這些學生都是長途跋涉的來到老師的面前，只要求老師給他們一句說話，甚至是一隻字。這與我們用 email 或用電話很不同，隨時可以聯絡，而且一談就是數小時。學生長途跋涉找到老師，得到一字半語、或得悉要學習的功課後，往往都能心滿意足地離開，直至下一次的求學。

我們可能會覺得奇怪，既然沙漠教父的幫助那麼有用，而他們的住處又不是真得很遠，理應作為門徒的可以時常到達老師的跟前，不斷領教。但事實上他們不會這樣做，因為沙漠教父會不單要求門徒用理性思考，更要他們行道，所以沙漠教父經常要門徒返回自己的地方去不斷思想，直至思想得通透後，教父才會指導他們下一步應如何做。

而且，沙漠教父為兒女所提供的指導通常都有些艱深，不是立刻可以明白，他們的說話會被門徒帶回自己的生活中不斷默想，以達至與自己的生命繫在一起為止。例如教父會要兒女禁食，這個練習就可能要花上好幾年才可以與門徒的生命溶在一起，當他領略到後，才會回到沙漠教父處再受教。

這種每次短時間的求學，其實是一項長期的教育，雖然每次幾句，但卻維持很多年，有些門徒每年會見教父一次，有些一生見幾次。每次的教導都很管用，因為教父雖然見學生的時間不同，但很多門徒都報告教父都可以看透人心，知道他們的需要，所以都能夠給予適時的幫助。³¹

‘Abba Ammonas said that for fourteen years he had prayed God in Scete night and day to give him power to control his temper.’³²

‘...he had lived in obedience to the elders for twenty-two years.’³³

這種以年去計算的師生關係，真正是「一日為師、終身為師」，不似現今的聖經課程，教完學完就結束。

3. 強調門徒的順服與主動

這種的師徒關係重視老師(即沙漠教父)的權柄，老師被看為神的代表，所以老師所說的一言半語都被視為神向那位學生的啟示。因為這種關係絕不平等，因此當老師有權柄時，學生就得順服，如果學生認為老師的話不合用，通常都不會再去見該位老師，師生的關係亦會終止。偶然有一些學生得到老師的「指導」後，覺得不合理或不合用，就憂憂愁愁的離開，直至數年後，發現當年老師所言甚是，就回去跟老師道歉悔改。

這不是說當時的沙漠教父所作出的指導一定是對的，他們有時的指導是門徒沒法即時理解，而是要用時間慢慢咀嚼，但有時候教父的確會給予不適時的指導，

³¹ F. Gregory Rogers, “Spiritual Direction in the Orthodox Christian Tradition,” in *Spiritual Direction and the Care of Souls*, edited by Gary W. Moon and David G. Benner, (Illinois: Intervarsity Press, 2004), 35.

³² Owen Chadwick, *Western Asceticism*,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58), 83.

³³ Owen Chadwick, *Western Asceticism*,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58), 151.

對於我們今天來看，這是一個很合理的事，因為老師都是人，都會有錯，但對於當時對權柄的絕對順服下，對於教父的不合適的引導，作為門徒的都會順服。

這項現象有優點有缺點，優點是可以操練順服，深信導師了解我們自己的弱點多於自己了解自己的弱點，這是學生對老師最大的肯定。而且在信仰中，最忌獨自行在屬靈道路上，自以為可以無師自通，順服屬靈父母能使人避免驕傲與跟隨私慾，並跟隨主。³⁴

但這種太強調老師的權柄亦有缺點，缺點是導師有可能指導門徒行一條不合適(若不是錯)的道路。對於這項現象，沙漠教父也會對學生有一些的提醒：曾有位教父說過，如果盡信老師所說的，不如以後都不要靠老師。即是說作為門徒的，不要把導師的地位置於神之上，否則只會行歪路。

而作為學生的，一定要主動去尋找老師。教父不會去「招攬學生」，相反的，他們會去逃避學生，因為他們很謙卑，認為自己不配作別人的導師，所以門徒都要千山萬苦的才得到與老師對話。對於當時的人來說，聖人是稀少的，所以是要尋找他們的，如果學生不主動去找「高人」，「高人」是不會送上門的。

一位老者說：「修士的生命就是順服、默觀…修士的生命就在這些。」³⁵

一位老者說：「一個人順服他的屬靈父親，會發現比一個人退到曠野去更有益處。」³⁶

A brother came to Abba Theodore and spent three days begging him to say a word to him without getting any reply, so he went away grieved. Then the old man's disciple said to him, 'Abba, why did you not say a word to him? See, he has gone away grieved.' The old man said to him, 'I did not speak to him, for he is a trafficker who seeks to glorify himself through the words for others.'³⁷

4. 與發展心理學的關係

發展心理學是一門現代的科目。以這項科目去檢視沙漠教父的獨特教學特色能讓我們更能了解當中的底蘊。

從沙漠教父的例子當中，我們發現教與學不一定在課室裏，在我們的生活中我們也能有所學習及成長，畢竟生活才是我們學習的場景。若我們看看他們所討論的課題，都離不開人生的重要事情，例如生死、成聖、私慾、得救等大課題，這些課題都比討論針頭上能有多少天使這些遙遠的神學課題更加貼身。

在發展心理學上，同樣著重人內心或心靈的問題，我們的生活經驗是我的學習的材料，作為導師的，就要分辨那些經驗可以作為成長的材料，而又有那些材料

³⁴ F. Gregory Rogers, "Spiritual Direction in the Orthodox Christian Tradition," in *Spiritual Direction and the Care of Souls*, edited by Gary W. Moon and David G. Benner, (Illinois: Intervarsity Press, 2004), 35.

³⁵ 沃蒂，《生命的智慧：與沙漠教父相遇》，周偉信譯，(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1997)，頁 56。

³⁶ 沃蒂，《生命的智慧：與沙漠教父相遇》，周偉信譯，(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1997)，頁 82

³⁷ Anthony, *The Sayings of the Desert Fathers*, (London: Mowbray, 1975), 74.

會阻礙成長。³⁸ 可見沙漠教父所提供的指導都是以個人為向度。

因此因材施教是另一項的特質，每個人的進路都有所不同，所以各人都需要貼身的課程，我們肯定人需要被教育、被指導，因為每一個人都有其盲點。對於當時的人來說，沒有人能自己獨自就可以成聖，這樣的人會走歪路，只是自以為明白真理，這與心理學所說的教與學不謀而合。

這種學習模式要求個人的開放性，願意開放自己的生命的學生才會得到真正的啓發。³⁹ 而相對地，老師也要敏於學生的真正需要，若學生學不到老師要教導的，就等於沒有教過。在沙漠教父的教導中，沒有冗字，字字珠機，而學生也會銘記教父所說的每一句話，絕不會當「耳邊風」，反會細嚼多年。

這種以成長發展作為導向的學習模式著重長期的學習，不是一個為期例如三個月或兩年的課程，而且更不能採取「密集」方式加快學習的步伐，去達至某一個「終點」，因為每個階段要學習的有所不同，並不能催谷。⁴⁰

Abba Ammonas said, 'I have spent fourteen years in Scetis asking God night and day to grant me the victory over anger.'⁴¹

(五) 沙漠教父師生的對話

1. 對於得救與永生

這是一個他們首要關心的課題。因為當時的城市文化墮落，被認為引向人走進滅亡，所以門徒都很想知道怎樣才能免受永刑。

一位弟兄問老者：「我如何才可得救？」老者脫去長袍、束起腰、提起雙手說：「修士應去掉世界上所有事的遮掩，並且被釘在十字架上。在競賽中，選手以拳頭互搏；在修士的思想中，他常站著，伸展雙臂成十字架，向神呼喊。在競賽中，選手們光著身子搏鬥；修士也光著身子，倒空一切，塗上膏油，並由主人教導如何爭戰。如此，是神引領我們步向凱旋。」⁴²

2. 對於攻克己身

這是一個非常講究感官、非常強調感受的世代。⁴³ 沙漠中的操練要求我們脫去這些慾望，心無別求，不受這些屬世的事絆倒。而其中一項操練方法就是禁食與攻克己身。人若能控制肉體，才能控制到心靈的慾望，不追求由感官帶來的歡悅、滿足，而單單滿足於主前。

³⁸ Robert Drovdaahl, "The Developmental Use of Lecturing," in *Nurture That Is Christian*, edited by James C. Wilhoit and John M. Dettoni, (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Books), 228.

³⁹ Robert Drovdaahl, "The Developmental Use of Lecturing," in *Nurture That Is Christian*, edited by James C. Wilhoit and John M. Dettoni, (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Books), 229.

⁴⁰ Robert Drovdaahl, "The Developmental Use of Lecturing," in *Nurture That Is Christian*, edited by James C. Wilhoit and John M. Dettoni, (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Books), 232.

⁴¹ Anthony, *The Sayings of the Desert Fathers*, (London: Mowbray, 1975), 26.

⁴² 沃蒂，《生命的智慧：與沙漠教父相遇》，周偉信譯，(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1997)，頁 24。

⁴³ 侯士庭，《靈修神學發展史》，趙鄭簡卿譯(台北：中福，1995)，頁 26。

一位弟兄受到情慾的挑戰，爭戰就像烈燄焚心，日夜不住，弟兄奮勇抵抗。一段長時間後，因為弟兄的堅忍，爭戰終也結束，弟兄絲毫無損，內心隨即也顯露出一線光華。⁴⁴

Amma Syncletice said, ‘...fasting and prayer drive sordid temptation from the soul.’⁴⁵

Abba Amoun of Nitria came to see Abba Anthony and said to him, ‘Since my rule is stricter than yours how is it that your name is better known amongst men than mine is?’ Abba Anthony answered, ‘It is because I love God more than you.’⁴⁶

3. 對於安靜與懊悔

沙漠對於教父來說不單指著身體上在沙漠中，而是靈裏也是在沙漠中，這表示靈裏要安靜與懊悔，這個過程會有等候、經歷試驗和得著生命的改變。⁴⁷

一位弟兄來問老者：「院長，為何我的心如此剛硬？為何我並不敬畏神？」老者說：「依我看來，如人能緊記自己應得的責備，他自會敬畏神。」弟兄說：「這些責備包括甚麼？」老者回答說：「在他所作所為中，他應管束自己的靈魂，對靈魂說：『記著必須來到神的跟前。』且撫心自問：『我與其他人有何關係？』我想若有人如此生活，對神的敬畏便會臨到。」⁴⁸

一位弟兄來見富有經驗的老者說：「我有禍了。」那老者告訴他：「坐在你的靜室裏，神會賜你平安。」⁴⁹

Abba Poemen said, ‘A man may seem to be silent but if his heart is condemning others he is babbling ceaselessly. But there may be another who talks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and yet he is truly silent; that is he says nothing that is not profitable.’⁵⁰

Abba Sisoës said: Seek God, and do not seek where he dwells.⁵¹

4. 對於默觀與禱告

這種默觀的方式其實就是要門徒練習不要抓住屬世的事情，是一種‘non-attachment’，但又不一定要透過苦修才可以得到。⁵²

⁴⁴ 沃蒂，《生命的智慧：與沙漠教父相遇》，周偉信譯，(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1997)，頁 32。

⁴⁵ Owen Chadwick, *Western Asceticism*,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58), 55.

⁴⁶ Anthony, *The Sayings of the Desert Fathers*, (London: Mowbray, 1975), 31.

⁴⁷ Alan Jones, *Soul Making: The Desert Way of Spiritualit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cation, 1989), 6.

⁴⁸ 沃蒂，《生命的智慧：與沙漠教父相遇》，周偉信譯，(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1997)，頁 23。

⁴⁹ 沃蒂，《生命的智慧：與沙漠教父相遇》，周偉信譯，(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1997)，頁 26。

⁵⁰ Anthony, *The Sayings of the Desert Fathers*, (London: Mowbray, 1975), 171.

⁵¹ Gregory Meyers, *Listen to the Desert: Secrets of Spiritual Maturity from the Desert Fathers and Mothers*, (Kent: Burns & Oates, 1996), 117.

⁵² Gregory Meyers, *Listen to the Desert: Secrets of Spiritual Maturity from the Desert Fathers and Mothers*,

One day Abba Daniel and Abba Ammoes went on a journey together, Abba Ammoes said, 'When shall we too, settle down, in a cell, Father?' Abba Daniel replied, 'Who shall separate us henceforth from God? God is in the cell, and, on the other hand, he is outside also.'⁵³

Some brother asked Abba Macarius: 'How should we pray?' And the old man said: 'There is no need to talk much in prayer. Spread out your hands often, and say: "Lord, have mercy upon me, as thou wilt and as thou knowest." But if war presses into the soul, say: "Lord, help me." He knows what is best for us, and has mercy.'⁵⁴

One of the father said: 'No one can see his face reflected in muddy water: and the soul cannot pray to God with contemplation unless first cleansed of harmful thoughts.'⁵⁵

5. 對於屬靈的爭戰觀

沙漠亦是一處與邪靈相遇的地方。⁵⁶ 其中一個特色是魔鬼經常出現於沙漠的經歷裏，所以明辨諸靈非常重要。⁵⁷

有一天，其中一位老者往訪另一位老者，當他們談話的時候，前者說：「對這世界而言，我是死了的。」另一位老者說：「弟兄啊！在你離開你的肉體以前，不要誇耀這些，因為縱然你已死，但撒但卻還未死去呢。」⁵⁸

一位老者說：「正如無人能傷害國王身邊的人一樣，如果我們的靈魂接近神的話，撒但也不能對我們作甚麼，因祂應許說：『來接近我，我必接近你們。』但因我們常常誇耀自己，敵人毫不困難地便可把我們貧乏的靈魂引領去羞愧的情欲中。」⁵⁹

鬼魔對另一位老者說：「你是否渴想見到基督？」他對牠們說：「你們如此說當受咒詛！事實上，我相信我的基督，他曾說：『若有人對你說，基督在這裏，或說，基督在那裏，你們不要信他。』」立即，牠們便消散了。⁶⁰

(Kent: Burns & Oates, 1996), 47.

⁵³ Anthony, *The Sayings of the Desert Fathers*, (London: Mowbray, 1975), 52.

⁵⁴ Owen Chadwick, *Western Asceticism*,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58), 143.

⁵⁵ Owen Chadwick, *Western Asceticism*,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58), 143.

⁵⁶ Kenneth Leech, *Soul Friend*, (Pennsylvania: Morehouse Publishing, 2001), 135.

⁵⁷ Charles J. Healey, *Christian Spiritualit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eritage*, (New York: Society of Jesus of New England, 1998), 33.

⁵⁸ 沃蒂，〈生命的智慧：與沙漠教父相遇〉，周偉信譯，(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1997)，頁 70。

⁵⁹ 沃蒂，〈生命的智慧：與沙漠教父相遇〉，周偉信譯，(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1997)，頁 70。

⁶⁰ 沃蒂，〈生命的智慧：與沙漠教父相遇〉，周偉信譯，(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1997)，頁 87。

其實在這個屬靈的旅程上充滿危險，在尋找真正自己及神時，要冒的險很多，有些沙漠教父因偏離正道而發瘋，不過如果靠著的是神，那麼會得到的是神自己，自己也會活得更有人應有的形象。⁶¹

(六) 香港教會的應用與反思

1. 重新加入安靜、默觀、禁食、休息的元素

我們需要退出繁忙的、專業的工作，來與神相會。基督徒生活的吊詭，就是唯有在寧靜中我們才懂得何謂溝通，唯有在獨處中我們才懂得享受團契生活。⁶²

香港教會缺乏安靜，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當各教會的崇拜都加入熱鬧的元素時，可能亦是時候作出平衡，加入安靜的元素。鼓聲及琴鍵聲可能蓋著外面的雀鳥聲及風聲，當我們敏於世俗的環境時，就會忽略了我們內心的渴求。有時在教會裏，我們甚至會感到比在任何地方更孤單，因唯恐我們的意見或信念不為他人所接受。⁶³所以當教會重歸「裏面」時，才會越可以朝「向上」前往。

因為神造我們，是要我們活在世界上，而我們要活得好，首先要學怎樣「死」，若我們不懂得怎樣在屬世的生活上「死」，我們的靈無法「活」得好。⁶⁴安靜就是死亡的前奏，是一種釋放。⁶⁵

教會的事工化造成一個現象，就是不能活在當下(here and now)。我們都熟悉教會每年的堂慶(回顧過去)及事工委員會(展望將來)，而忽略了神所要求我們要活在這刻。不是說堂慶及未來的事工不重要，但教會要有一個平衡，就是重視現在。

默觀的操練能使我們更敏於這刻，是一項被動的領受，因為神隨著自己的意思而把領受放於人心，而不是我們慣用的、以事工—這項主動的工作，去達至一個屬靈的指標。默觀的學習能使我們專注於神，而非我們手所作的。這項操練使我們與神更親密，不致於在事工中失去焦點。

城市的信徒少講禁食，可能太辛苦了，而果效不是立刻可以看見。通常我們講禁食禱告，我們很自然就想到一定我們是有求於神，所以以禁食禱告來「搖動神的手」，這個想法可能會比較功利，不防效法沙漠教父，他們的禁食祈禱不是為著神所賜「東西」，而是尋求神自己。在飢餓中，我們更感受到我們靈裏的飢渴，我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我們。

我們可以發現以上所說的三項，都是著重「休息」。神不單要我們作工，也更叫我們休息，教會更是我們得到休息的場所。香港的教會太著重「動」，而忽略了「不動」也是神心對我們的心意。從休息中我們其實可以更體會到神的恩典，在「不動」中，我們其實是在學習放手，放手給神在我們的心靈裏面工作。在「不動」中，我們會覺得我們很不安全，很不滿足，神就是要藉這個操練去告訴

⁶¹ Alan Jones, *Soul Making: The Desert Way of Spiritualit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cation, 1989), 32.

⁶² 侯士庭，《靈修神學發展史》，趙鄭簡卿譯(台北：中福，1995)，頁 28。

⁶³ 侯士庭，《靈修神學發展史》，趙鄭簡卿譯(台北：中福，1995)，頁 26。

⁶⁴ Alan Jones, *Soul Making: The Desert Way of Spiritualit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cation, 1989), 66.

⁶⁵ Alan Jones, *Soul Making: The Desert Way of Spiritualit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cation, 1989), 60.

我們，我們得著滿足不因食物，不因「成功」，而是因為神自己，就像昔日的沙漠教父一樣，放下一切外在的「物」，而回歸神。

2. 調校對退修會、祈禱會的理念

香港有一些教會有一個很怪的現象，就是退修會辦得不似退修會，又或者我們會自以為那些是退修會。筆者曾經聽過，有一些退修會實質是「教會事工商討大會」，大家來到退修的營舍，不受外間的攪擾，既然人齊，最好是開會商討來年大計！

以上的例子雖然誇張，卻是真實，就算不致這樣極端，退修會也會充斥著活動，完全沒有休息的時間，就算教會有安排「自由時間」，信徒都會「把握時間」，盡玩營地內各項設施，如打球、電玩等…失去了退修的真正意義。我們若總在人群中，沒有時間隱退與神相交，我們就不可能有資源真正的與人相交，更不可能成為他人知心的朋友。⁶⁶

教會可能要對於現今社會所說的要講求效率作出調整，要教導信徒安靜的價值及退修會的真義，避免退修會成為另一個忙碌的事工，甚至去退修比回教會聚會還要吃力。

退修會是在教會外，而且頻率不會多過每年一兩次，但教會的祈禱會可以是一個平日操練安靜的時間。值得信徒學習的地方是，沙漠教父的禱告非常簡單，而且是重視深度的。我們可以看見現今信徒的祈禱都是「多言」，而且著重形式，難怪有很多信了很久的信徒都會不願意公開祈禱，認為自己「不懂得」祈禱。

這是因為教會很重視用某個形式的禱告，多是出聲的祈禱，而且內容的豐富，也很少在禱告裏操練聆聽，令信徒只表面上學習了形式，只記著形式，而忘記了內容與深度。

另外沙漠教父會採用「耶穌禱文」，我們新教很少採用，其實只要不要跌入形式主義的陷阱，「耶穌禱文」或「歸心祈禱」都是一個很好操練安靜的方法。

3. 因材施教，防止倒模式栽培

教會有很多課程，而且很有系統(例如上完 101 課程，就可以讀 201 課程，又有聖經文憑等)，這是一個很好的制度，但教會不是一個訓練「事工義工」的地方，更不是製造信徒的「工廠」，每個人的需要都不同，因此如果可以有一些因材施教的項目，相信會更加好。

不少教會都會有「個人導師」(mentor)的制度，是一對一的關心。個人導師可以是團契導師或是屬靈長者。身份並不重要，重點是一對一的關心，若這位導師是團契的導師，他便需要在團契時間外與信徒談談他們的信仰。

⁶⁶侯士庭，《靈修神學發展史》，趙鄭簡卿譯(台北：中福，1995)，頁 28。

亦因為如此，筆者拒絕倒模式栽培。導師要知道每個信徒的特質，加以栽培，正如父母熟悉自己各個兒女，每個的教導方法都會不同，就像沙漠教父一樣，難怪他們被稱為「父或母」，即屬靈的父親及母親。

(七) 沙漠教父式牧養可能遇到的困難

1. 個別剪裁的牧養成本高

在講求效率的香港社會裏，會強調資源的運用。沙漠教父的一對一培育所花的資源實在高。初信栽培還可以，若要導師個別去「跟」，負擔就會很重，而且並不能保證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屬靈導師。

因為若要在教會全面推行這項服侍，就要用很多人力資源，他們要有自己的屬靈父母，再去作別人的屬靈父母。在教會推行的初期，這位父母可能不在自己的教會裏面，可能是一位一年見一次的屬靈長者，就像天主教或東正教所說的「神師」，新教可從這些傳統當中去效法。

2. 未能看到即時的果效

這項靈性的培育方法是一生之久的培育，並非一日之間就可以看到生命的改變。正如我們需要時間去領會沙漠教父的說話一樣，我們現在所有有深度的培育都是時間去做的。

作為教會的領袖，就要有遠見及忍耐。這項工作並不像靈恩式的醫治，一被觸摸就可以得著醫治。畢竟，鑄人須用時間。

3. 口靜心不靜、信徒生活太忙、或有信徒的性格不適合此類牧養

「安靜」也有可能變得形式化，只有外在的安靜，旁人以為他在默觀，但心裏其實是雲遊太虛。

另一類的困難是「身不由己」，信徒太忙，他若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他需要的是睡眠，而非甚麼默想。當然長遠來說，他要處理一下「作十多個小時」的問題。

另外，沙漠式的靈性培養不適合年紀太少的人。有學者認為，上了年紀的人，對於安靜及反省的靈性操練最能得益，這除了與人生的閱歷有關外，也與青少年的身理賀爾蒙分泌有關。但亦有人持反對理由，認為所有人都可享受到這種靈性培養所帶來的好處。

4. 有新紀元/後現代運動的影子

因為沙漠教父式的靈性培育太強調人的個別性，因此合一性不強，有人批評這與現代的新紀元運動/後現代有關，都是強調個人性，而沒有一套客觀的標準，每一套都可以成為真理。

的確，這是一個危機，會造成沒有一個合一的成長課程可以跟進，極端的會造成教會的分裂。不過如果這個個別性的靈性培育不是教會的唯一培育靈性方法，而是配合教會的一個大目標，在合一之下有個別性，這個應該不會成為問題。

5. 太強調老師的權威可能會造成障礙

沙漠教父式的栽培，因為太強調老師的權威，而可能導致學生的意見被忽略。有時候老師若不能明辨學生所需要學習的是甚麼，就會罔下判斷，令學生的學習路途多添支節。

老師也是罪人，亦會犯錯，如果在學習上太倚重老師的話，老師的錯誤亦往往會使學生受苦。中國人說：「盡信書不如無書。」若放入沙漠教父式的學習中，就是：「盡信老師不如無老師。」若作為學生的不過份倚賴老師，而自己也有批判思考，那麼這方面的問題將可減至最低。

6. 其他的迷思

有人認沙漠式靈命培育並非靈命成長的唯一方法，的確，有些人會問：「難道積極投身侍奉的基督徒，他們的屬靈生命就不真實嗎？」⁶⁷其實要培育靈命，還有很多的進路，例如事奉、禮儀、思辨等，如果太側重沙漠式的培育，以為這方法一定萬試萬靈，就一定會觸礁，惟有對這個培育方式把握得準確，才能達至最好的果效。

另外，這種沙漠式靈命培育可能有問題是，這種方式會成為侍奉無力的人的一種逃避，把幽谷的經驗美化，將侍奉的無能合理化成為屬靈成長的必然結果。⁶⁸作為導師的，一定要有明辨的能力，了解到受導者的問題，一方面要使他擺脫世俗的物慾，但另一方面也要避他依賴方式多於依賴神。

(八) 總結

筆者很簡單介紹了沙漠教父式的靈命培育對現今教會的意義。的確，要在香港社會中確實執行出來，困難重重。這些困難可能基於對早期教父的不了解、現代社會的價值觀等等而造成。不過正正就是這些困難，反映這種靈命培育方式顯得逼切。

⁶⁷ 郭鴻標，《歷代靈修傳統巡禮》，(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2001)，頁 22。

⁶⁸ 郭鴻標，《歷代靈修傳統巡禮》，(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2001)，頁 23。